



凡尘晓遇

专栏

我么叔今年72岁，他预计自己能活过90岁，他从来看不起村里专业算命的王××，说他是瞎算，是招摇撞骗。有一次王××给一个村里死了男人的寡妇算命，一直摸着那寡妇的手不松开，被我么叔碰见，他忿忿骂出声：“流氓，流氓！”



当年我从村子离开时，村里有一条土公路，开拖拉机的张大宽在村里算是首富。张大宽留着一头典型的“地中海”发型，就是中间秃顶，脑袋两边剩稀疏发黄的软兮兮头发。驾驶拖拉机时，拖拉机腾起一股煤一样发黑的浓烟，张大宽那脑袋两边的头发在风中披散开来遮住了双眼，被我么叔又是一顿责骂：“瞎开，瞎开，迟早要出事！”果然，第二年，张大宽的拖拉机滚下悬崖，一命呜呼。村子里的首富死后，乡人们一直明争暗斗争着首富位置。

不过村里人即使家里有钱，也是忸忸怩怩藏着富，一旦炫富，就会遭人嫉妒，甚至“暗算”。么叔常到乡里赶集，卖了山里腊肉、核桃、枣子、新米这些农货，刚卖完，么叔就去乡上银行存钱，皱皱巴巴的钞票被我么叔事先叠得整整齐齐，他把瘦小脑袋伸到银行柜台窗口里去，带着谦卑讨好的语气对营业员说：“我存钱，就相信你们银行。”营业员对这个老顾客态度和气，详细告诉他银行的利息情况。么叔存的大多是定期，把存折拿到家，就在一本账簿上一一记录，包括到期利息，都在后面做上备注。

么叔这一辈子啊，就在完成两件大事，一是挣钱，二是攒钱。



么叔30岁以前，就是一个庄稼人，匍匐在土地里翻滚求食。么叔吃苦耐劳，他也应该是村子里从土地上躬身抬头看月光望星星最多的人之一，他昼夜忙碌在田地里。但那块薄土，实在是刨不出一个金娃娃来。

么叔32岁那年，就到建筑工地当了泥瓦匠。在城里工地上，我见到过几次么叔，他完全是一个“泥人”了。有一次，他满脸糊满了泥土灰浆，要不是他主动大声喊我“侄儿，侄儿！”我根本没认出他来。那次，么叔执意要请我去城里馆子喝酒，我答应了他。

在馆子里，么叔把馆子里的菜谱推让给我，要我大胆地点菜，他说：“侄儿，你么叔现在不差钱，我请客，你要吃好！”那次我点了卤猪头肉、爆炒儿肠等几样主菜，还陪他喝了两杯老白干。酒意微醺的么叔问我：“侄儿，

总也攒不够50万

□李晓

国家现在每个月给你发多少钱？”我说出来后，么叔嘿嘿嘿笑了起来：“侄儿，我现在比你还高一点。”我说：“么叔，不要只想着挣钱，要照顾好身体，人挣钱是为了啥呢？”么叔点头称是，不过他很快摇摇头：“还是要挣钱，有钱不一定能使鬼推磨，但能够让鬼让步。”他举了一个村里生动的例子，说是村里一个人突发疾病，需要动手术，手术需要一大笔钱，那人在外地当老板的兄弟在电话里得知消息后，迅速汇款3万元，把一条悬崖边的命给救回来了。也是那次，么叔对我说他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这辈子有了20万元存款后就开始享清福。我举杯，祝愿么叔的想法早日实现。

有几年，村子里有几个老板发了财，他们是做腌制榨菜生意，就是把地里的新鲜榨菜收回后腌制在坛子里，再投入市场出售。么叔从建筑工地回村，做起了榨菜生意。腌制榨菜时，村民要用双脚去用力踩盐腌制的榨菜，有些患烂脚丫的村民也去踩，但么叔说要做“良心榨菜”，他把双脚洗净再戴上一层胶膜去踩。

么叔在银行的存款，噌噌上涨。深夜里，么叔也常起床，把存折摊在床铺上，用墙上挂的那把老算盘噼里啪啦拨拉着，反反复复计算着存折上的本金、到期利息数字。

有一年，么叔的银行数字终于突破了20万元！他在电话里颤抖着声音告诉我这一喜讯，除开么婶娘，我是唯一知道他这秘密的人。

但那一年，么叔已经53岁了，城里的房价每平方米已上千元，么叔的大儿子结婚后想在城里买套房子，他想得到父亲的支持。么叔算了算，如果把钱拿出来买房加上装修，自己和么婶娘的养老费就没着落了。

么叔是一个生活得很紧张的人，他常常焦虑，他跟我说，自己拼命攒钱，就是为了今后老了不给后人添负担。那次，么叔表示，给堂弟支持5万元买房。

堂弟谢绝了，说他要靠自己奋斗买房。

看来，这辈子攒上20万元还远远不够，么叔又把自己的存款目标上升到了50万元。



么叔54岁那年，他提着蛇皮口袋，么婶娘提着拉杆箱开始了外出打工生活。么叔和婶娘先后在沿海几个城市打工，他先后在私营工厂干过电焊工、钳工、保管员，婶娘在工厂当车间操作工。有一年春节，么叔和婶娘乘上人流拥挤的火车回乡，蓬头垢面的么叔对我说，身上的骨头都

被挤压得发疼。我见么叔的脸上布满针眼一样的疙瘩疙瘩。婶娘说，那是么叔干了几年电焊工造成的。

么叔63岁那年，他和婶娘从外地打工回乡，即使还有一把力气，但厂里也不要了。那一年，么叔告诉我，他攒上了46万元存款，还差4万了！

么叔65岁那年，老家征地拆迁，他和婶娘来到城里买房居住。买房加装修，么叔花去存款7万元，加上利息，还有42万元了。么叔和婶娘每月有养老金，么叔仍在勒紧裤带攒着钱。

么叔68岁那年，么婶娘出了一场车祸造成重伤。在医院，我见佝偻的么叔扑通一下重重地跪在医生面前哀求：“救一救，救一救！”

婶娘的命救回来了，除开医保报销部分，么叔花去5万余元费用，银行存款还剩下38万元了。

今年秋天的一个深夜，么叔突发脑梗，在重症监护室住了4天，后转移到普通病室治疗，至今还处于半昏迷状态。医生告诉我，即使醒来，身体大多会发生偏瘫，言语有障碍。么婶娘告诉我，么叔进城以后，还是每顿饭时喜欢吃上一口泡菜，家里那口古董一样的泡菜坛子，是么叔心里的宝。或许么叔患的高血压，与么叔长期吃高盐的泡菜有关。

我望着医院里昏睡虚弱中的么叔，想着他离50万元的存款目标，又有了一段不小的距离。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浅的风 (外一首)

□刘清泉

犹如搂着爱情遐想你的王子
那每天走过你身旁的
其实从未来临

是谁在山坡轻巧
又是谁在浓浓的树荫下散步
那细小的叶片睡着了吗？树醒了吗？
而你低低地埋着头
使我面对着看见和不能言说的倾听

我和你，我们
昨天走了，今天又来
那树，有如一个庸医
让遐想和触摸一样地蹉跎
在秘密的房间和饱满的衣橱里
进进出出的，挤满了
浅的风

第一次

第一次我就大喊你的名字
比春天还亮。我看见你的惊讶
多么香，还有腮边浅浅的酒窝
我更乐意去想第一次的断
把衣袖舞起来，保持那单独的样子
多么远，为了看见最近的春天
另一条路横在我们见面的第一次
保持星期日的晚起，不被一朵花
耽误。二月的平顶山风筝在欢乐
或许还有浅浅的水，像风一样的配饰
像什么也没有。暗含着一瞥
路边的草却故意不动声色
它使我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快，慌张
满坡的阳光突然就亮了。而眼神藏起来
那是二月的平顶山，温度不能再高
你神神衣服，像一只鹿子一样跑开
只剩下酒窝在红，先左右后
左边保持着传统的羞涩
右边则被我习惯性地理解为青春和运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家协会主席)

一口老井

□冉杰

说是老井，其实就是我的先辈们在紧邻水田边挖出的一口深洞，然后用乱石砌成的。这口掩映在竹林深处的井，石头上长满了苔藓，一年四季，绿油油的井水上面荡漾着几片淡黄的竹叶，从竹林缝隙穿过的阳光斜射在水上面，依然光鲜亮丽。

就是这样的一口老井，却装满了我童年的快乐。一到春夏两季，儿时的伙伴最喜欢到老井边玩耍，特别是酷热的夏天。井口头上是一片竹林，井边是一畦水田，赤脚踩在井口的条石上，一股凉意从脚底润全身，爽爽的。有时，站在井口边，深入从脚底漫过的井水，弯腰看着井水里自己的倒影与摇摆不停的竹影相互纠缠，忍不住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才发现院子的母亲们又端起木盆，拿起木棒来到井口边洗衣服了。

母亲们三三两两围在井边，半蹲下来，用木盆从井里舀满一盆水倾倒在一大堆衣服上。然后分成一件件，用木棒使劲地敲打。翻过

去打，翻过来打。最后再一件一件地抖一抖，一件一件地用双手搓揉。刚开始敲打时的水花溅到我们嘻嘻哈哈的脸上，用手一抹，笑脸就灿烂了许多。

年龄增长，兄弟就要一起抬水回家了。老井离家不远，却有一段陡坡。我们两兄弟，抬起一个木桶到井边打水。有时候，井水很满，把桶倒扣在水里，翻过桶身，双手一提，就会提起满满的一桶水；有时候，井水很浅，就要用扁担勾着桶柄放入水里，再取出扁担压一下桶，估计桶装满了水，再用扁担勾住桶柄往上提。提水是需要力气和技巧的，刚开始用双手握住扁担慢慢往上提，提到一定高度时，双脚半蹲，慢慢把扁担搁在右腿上，将腿作为支点翘起水桶。左手去抓桶柄，右手往下摁住扁担。等到左手抓住桶柄时，立刻放开右手，左右双手一起提桶，就把水桶提起来了。那时，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打水。

抬水也是一件难事。爬那一段陡坡时，前面的人必须用手把桶抓住，如果抓不住，桶一下滑到后面。所有的重量全压在后面一个人的身上，力气小的人和桶就会滚落到竹林，整条坡道也自然被水冲刷了一遍。就算前面的人抓紧了水桶，一颠一簸地，满满的一桶水抬回家也只有大半桶了。

洒落的不仅仅是井水，还有被岁月沉淀的痕迹。

更有兴致的是秋冬两季。靠近老井的水田干枯了，井里的水自然少了许多，供不上整个院子五十多口人的饮用。每个家里只能派出两个人，一个人挑水，一个人下到井底舀水。一般来说，是力气小的下井，把水桶舀满了水，力气大的在上面提。最高兴的是下井里的人，双手攀住井口边沿，双脚叉开一蹬，就蹬在石井的落脚点，然后一步一步往下移走，待下到井底，瞅住了几只青蛙时，一种成功的喜悦喜上眉梢。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